

人间外国文学丛书

# 孽缘

(日) 森村诚一 著

林 宇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孽缘

---

〔日〕 森村诚一 著  
林 平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葛凯军

封面设计：王冰迪

孽 缘

Nie Yuan

〔日〕森村诚一 著 林 平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3/32 · 印张 7 16/19 · 插页 2 · 字数 158,000

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91,090

---

统一书号：10093 · 727

定价：1.85 元

## 序 章 黑暗中的幽会

“这种偷偷摸摸的约会我实在厌恶透了。咱们总是这样惶恐不安，时间又快得象追命似的，简直毫不留情，我再也不愿意这样相会了！”

女人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一面梳妆打扮，一面发着牢骚。这是一家专门为情侣所设的远离闹市区的旅馆。其实，到了这里就象进了“世外桃源”，根本用不着担心遇到熟人。这一男一女正是抓住这有限的时机幽会在这小小的旅馆里。然而，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摆脱那种无名的恐惧。他们既顾不上诉说那种情侣之间的柔情蜜语，更没有时间去回味那“耐人寻味”的余韵。

这纯属“动物”之间的邂逅。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享受普通人那样无忧无虑的约会呀。然而，命运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利。在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之前，无情的现实只能勉强满足这一男一女动物般的“饥饿”。

“不是说过不要再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话了吗？难道我不希望能和你安安稳稳地相会？不，是永远生活在一起——难道我不时时刻刻这样盼望吗？可我们的处境不允许这样。难道说你一点儿都不清楚？

命运注定我们只能这样，从生下来的那一天，上帝就为我们安排好了。”

男人疲倦地躺在床上，不满地向女人那边瞥了一眼，悻悻地说。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从床上起来。窗户上拉着窗帘，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帘的空隙，恰好照在那男人贪婪放荡、令人作呕的身躯上。也照在那穿着考究的少妇身上。也许几小时之后，女人便会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然后满面春风地出门去迎接那快要回来的丈夫。

床上的男人深知这个女人真心爱他，尽管她已成了别人的妻子——那不得已的缘由毁灭了他和她的姻缘，而这不幸的女人，还必须在丈夫面前做出竭尽其所能的表演。

其实，男人心中比女人更讨厌这种相会的方式，但这总比不见面强得多。这样的幽会，起码能满足那兽性般的欲望。一小时也好，三十分钟也罢。这两个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人，在重重障碍之中“发明”了相互表达爱慕之心的最有效的交流方法。

“如果我们这辈子互不相识也许会更好。”

穿好衣服的女人在分手之前走到床边向那男人说道。

“你真的那么想吗？”

男人凝视着女人的眼睛。

“不，不，无论怎么苦我都能忍受，我不能没

有你。如果没有你，简直难以想象我的一生将怎样度过，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女人象小孩撒娇一样摇晃着头，蓦地将自己温暖丰满的身体扑向那还光着身子的男人怀中。

男人紧紧地拥抱着她那柔软的身躯，热烈地亲吻着，女人更是抱之以加倍的狂吻。被时间所迫的男人慌忙抑制住再次萌动的情欲，拽开女人的手臂把她推开了。

“该走了。如果我们的事稍微被人怀疑的话，以后就难得见面了。”

“一定还能见面吗？”

女人眼里噙着泪珠，恋恋不舍地望着站起身的男人。男人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她如果在这里哭起来，一个小时也难以平息。

“如果见不了面，我会变成疯子的。”女人哽咽着说道。

“我不也是同样吗！哎，真的该走了。”

女人面对这不得已的离别，不禁热泪盈眶。男人则考虑着下次约会的时间。

“喂，请你一起到这里来。”

女人握着门上的把手回过头来招呼男人。

“太危险呀，叫人看见的话……”

“不要紧，这样偏僻的旅馆怎么会呢。”

女人眼里迸射出坚定的、不容推辞的目光。男人被那炽热的目光击败了。他走到女人的身边，一

同出了门。此别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他们多么想把在一起的时间延长一些啊。

然而，这恰恰成了他们最后倒霉的祸根。

他们象受惊的刺猬似的，缩着身子悄悄地走出旅馆。天已经完全黑了，浓浓的夜幕裹着这对走在没有路灯的路上的男女。的确，象这样的地方是很难碰到熟人的。然而迈出房间后那一时的紧张还是难以抑制的。一旦平安地走出旅馆，两人便象同案犯一同逃离了犯罪的现场，紧张的心情顿时松懈了。可就在这一瞬间，眼前突然迸出一道闪光。

二人为之愕然失色，浑身的血液似乎被突然袭来的寒光凝固了，立即僵直在那里。闪光灯的寒光又接连闪了两三次。象雪亮的利刃划破了夜空，他们的心也象被这利刃劈作了两半，

## 目 次

|      |                |     |
|------|----------------|-----|
| 序 章  | 黑暗中的幽会         | 1   |
| 第一章  | 闪光的十字架         | 1   |
| 第二章  | 十字架下的尸体        | 14  |
| 第三章  | 高层的密室          | 32  |
| 第四章  | 颠倒了的证明         | 39  |
| 第五章  | 屈辱的条件          | 56  |
| 第六章  | 畸形的卧室          | 65  |
| 第七章  | 不伦的符合          | 80  |
| 第八章  | 第二名死者          | 95  |
| 第九章  | 垂直的死角          | 101 |
| 第十章  | 深夜中的空白时间       | 113 |
| 第十一章 | 空间的破绽          | 121 |
| 第十二章 | 业务委托合同第十二条 B 项 | 141 |
| 第十三章 | 腐烂的尸体          | 154 |
| 第十四章 | 孤独的经营者         | 170 |
| 第十五章 | 杂乱的接点          | 181 |
| 第十六章 | 带有杀机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 188 |
| 第十七章 | 陌生的情人          | 205 |
| 第十八章 | 来自空中的遗书        | 225 |
| 第十九章 | 空白的符合          | 236 |



DQ70E7

|       |                |     |
|-------|----------------|-----|
| 第二十章  | 杀人的航向 .....    | 246 |
| 第二十一章 | 被分离的密室 .....   | 255 |
| 第二十二章 | 无法挽救的情死者 ..... | 260 |

## 第一章 闪光的十字架

昭和<sup>①</sup>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夜。东京都千代田区竹平町护城河畔耸立起一座刚刚竣工的六十二层超高层大饭店——“猪原·纳尔逊饭店”。这座大厦面向神田的一面映照着巨大的、熠熠生辉的十字架。饭店里配置了无与伦比的标准客房。从这些客房的窗户里透出的密如繁星的灯光，组成了巨大的十字形状。再加上地面强烈的探照灯光的补照，使它犹如镀上层亮银，形成了非凡壮观的闪光十字架，刺破夜空，压倒了所有装饰大都市之夜的华丽灯火。十字架的“母体”——溶于夜色中的特殊几何形状的钢筋骨架，宛如巨大的十字发光体由地面直接喷向天空。

这是预定明天开业的猪原·纳尔逊饭店向圣诞节赠送的精彩节目。即使是由于经常的刺激而变得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的东京人，仰望这辉煌的景致也无不惊叹不已。

① 昭和元年为1926年

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所有路过这里的人都被这光彩夺目的十字架吸引住了。以致于那一天夜里的交通事故也意想不到地在这里增多了。

与此同时，新任猪原·纳尔逊饭店经理猪原杏平出现在饭店大楼正对面的十层“荣信大厦”屋顶的高级餐厅中，他正在为明天的开业典礼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招待在建设饭店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们以及与经营有关的达官显贵。从餐厅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饭店大楼东侧的壮观景象。

在精美的食品摊亭和摆满了酒菜的餐桌之间，衣着华丽的男女宾客以及漂亮的女招待川流不息。食品摊亭是在市内一流风味餐馆订做的，菜是上等的美味佳肴，就连女招待也是从银座之类一流饭店选来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与今晚出席招待会的宾客相比，却显得相形见绌。

参加招待会的有政治家、实业家、作家；有当今红极一时的歌星、演员；也有职业棒球及相扑的名手。真好象声援都知事竞选一样，东京的名人几乎都云集而来。

召集这些人的猪原杏平，一副轮廓鲜明、稍有些神经质的面孔，虽然表情贫乏但仍显得很聪慧。身躯瘦高的他，举止文雅，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显示出高贵的身份。刚刚三十岁就出任日本，不，东洋最大饭店的经理，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天之骄子了。

紧紧靠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衣着入时的漂亮女人。她身穿用金银线织成的有些过份袒胸露臂的夜礼服，对每个客人都笑容可掬。然而她娇艳的容貌总给人留下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

这个女人是杏平的妻子——彩子。他们一年前结婚。结婚仪式相当隆重，华贵而奢侈的婚礼竟耗费了一千万日元。就象她的名字一样，彩子各方面都喜欢赶时髦，而且结婚前就和电影演员搞得满城风雨。这一切对杏平来说是不能称心如意的。但他终究摆脱不了父亲猪原留吉强制性的安排。

留吉劝诱儿子与彩子结婚也有他的道理。原来猪原联合企业的规模很大，由于急剧的通货膨胀，需要接连不断地扩大银行贷款户头，但猪原却始终没有抓住一个主力银行。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之时，与银行的营业关系应该控制在最小限度上。但是一旦下跌，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对立起来，象投球似的互相推卸责任，甚至见死不救。彩子的父亲野添雅之是存款额居全国一、二位的东西银行副经理，而且是最有希望就任下届经理的人选。留吉娶野添之女为儿媳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裙带关系来为企业支撑起一支强有力的支柱。

一直以攻势进行冒险性经营的猪原留吉，被称作财界的“野猪”。急剧的通货膨胀使他认识到，绝不能放过抓住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的机会。

杏平本是有怨气的理智派。他和万事都喜欢浮

华阔气的彩子，在性格、爱好上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杏平毕竟还是在封建家长式教育熏陶下长大的，他终究不能违背父命。对伟大的飞黄腾达的父亲来说，一切的东西，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别的什么，都必须成为扩大巩固自己“王国”的手段。对彩子来说也是同样，作为父亲的护身符和扩充势力的活工具，她也未提任何条件便屈就父命嫁给了杏平。事也凑巧，就在杏平与彩子结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猪原留吉突然患急病死了。这也许可以看作猪原留吉预见到自己的死期临近，因而急忙为巩固自己终生苦心经营的事业而安排好了后事。

两人“工具”般的婚姻，一开始就不存在着爱的感情。不，在这以后的生活中，感情还是产生了——由于互不关心而产生了性格不合，这对夫妻慢慢地相互讨厌起来了。他们啃着这颗“伟大父亲”留给自己的苦果，彼此只能以日益增长的憎恨来对父亲进行消极的反抗。在今天的盛会上，尽管夫妇俩靠得很近，并不时地用甜蜜的微笑向来宾们献殷勤。但每一个知情者都能感觉出在两人之间笼罩着冰冷的雾气。

在某种意义上，圣诞前夜闪烁在二人背后的金碧辉煌的十字架，似乎成了预示他们命运中逃脱不掉的灾难的征兆。

## 二

猪原留吉在他的一生中，购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股票，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象他那样精明强干、巧取豪夺。

他本是东北地区一位贫苦农民的小儿子，连小学都未曾好好读过。但他抱着青云之志，来到东京。强烈的虚荣心和衣锦还乡的欲望时刻炙烧着他的心，直到死也未终止过。就这样，他从一个微不足道的乡下小子，一步一个脚印，用积攒下的钱购买股票。由于他对投机具有天赋的第六感官，因此他很快就从只是以套取利润为目的的投机转向以夺取经营权为目标的包买囤积活动，并且迅速发起迹来。

“野猪”这个绰号并不意味着有勇无谋的武士，而是指他从偏僻的山村而来，竟能突入东京清一色种马的财界，横行霸道，旁若无人，远非一般等闲之辈。

然而，不管别人如何奚落、嘲讽，猪原执拗地走着自己的路。他疯狂地购买股票，终于凭着包买和夺取利润等手段，建立了自己垄断的企业基地。这就是在东京西郊拥有庞大线路网的，以东都高速电气化铁路为中心的联合企业。它统辖六十多个分公司，号称“猪原集团”。

绰号“野猪”的猪原留吉，一方面具有倍强

于人的意志和铁腕，另一方面，他也和许多出身卑微靠个人奋斗而成名的人物一样，具有不可克服的强烈的自卑感，在清一色豪门贵族的财界，他有着自己血缘低贱的自知之明。

虽然他经常吹嘘：“无论什么样的名门世家，如果溯本求源地查他两、三代，不是农民就是渔民。所谓的名门世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内心却处心积虑地想和名门攀亲，结果，终于娶了曾是华族<sup>①</sup>的宗像源一郎的女儿为妻。这也是他内心自惭形秽的潜在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

另外，猪原还不断夸耀自己是“日本数得着的施主”，他为各种公司设施、乡村学校捐赠的金额达二十亿日元。他越是拼命地叫嚷“猪原留吉在此，”就越是受到财界的冷嘲热讽。他始终没有摆脱在财界的卑微处境，被财界人士斥之为“开花的土包子”。

当时因日本正在举行国际博览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性活动，海外掀起了“日本热”，外国客人接踵而来。尽管东京城内饭店林立，然而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客人仍然应接不暇。

为了解决这关系到“观光日本”印象的燃眉之急，公司向国家推荐了大型饭店的建设计划。

在物色饭店建设投资的人选时，首先被注意到

---

<sup>①</sup>华族：日本明治维新后赐有爵位的人及其家族。战后废止。

的就是猪原留吉。他不仅拥有大量的金钱和土地，而且正急于让人们承认自己在实业界的实力。况且在国策第一、企业利益第二的计划中，靠斤斤计较爱打小算盘的商人是不行的。肯于出力，置名誉先于算盘珠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建设。

政府要人完全抓住了猪原留吉的弱点，恳求他拿出献身精神，为日本建造一所最大的饭店。一向受冷落的猪原被这些廉价的恭维所鼓动，完全沉醉在名利双收的兴奋之中。

这就是东洋最大规模的“猪原·纳尔逊饭店”的建设背景。这座饭店高二百三十米，六十二层，客房总数三千有余，总施工费用为二百五十亿日元。这在日本旅馆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猪原对旅馆事业一窍不通，因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屈指可数的旅馆经营者——纳尔逊国际公司（通称N·I公司）在经营方面的指导，这才大致解决了经营方面的一些问题。

遗憾的是猪原留吉没有亲眼看到新饭店的落成。在低层部分的钢筋混凝土工程结束而即将举行立柱仪式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工程的当事人及有关人员惊慌失措，已投下巨额资金的工程不能就此中止。于是急忙让猪原的长子杏平接过了工程负责人的接力棒，这才在丧乱之余将工程又继续下去了。



不知经过多少艰难坎坷，终于在猪原死后十一个月的今天，迎来了开业式的前夜。

来宾们似乎有些醉意了，宴会厅的各个角落不时传出热闹的笑声和女人娇媚的谈话声。奢侈的饭菜加上精选的美女，使客人们个个兴高采烈。

“如此派头全都是借老子的光呀。”

“哼！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继承了父亲这样庞大的家业，上天对他简直是太宠爱了。”

“可不是吗。可象这样年轻的经理能支撑得起猪原联合企业这个大摊子吗？听说他父亲死后，下属分公司接连不断地起事，以后等着看热闹吧。”

来宾中一伙儿怀揣妒意的人聚在宴会厅的一隅窃窃私语。宴会的主人猪原杏平当然是听不到这些的。

在必不可少的文雅的社交性谈话之余，来宾们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耸立在对面的十字架上，他们都被这极其壮观的人工美吸引住了。尽管大家在嫉妒之中还夹杂着愤愤不平，却仍然不能不交口称赞这壮丽辉煌的“十字架”。

“猪原留吉不是还有一个叫进一的儿子吗？今天为什么没有出席？”来宾中不知是谁突然提出了一个人们似乎不该忽略的问题。

一位看来是谙于世故的人说道：“他已当上了联合公司的副经理，他没来，可能是认为自己是先父的嫡子，而对自己现在的职务不称心吧。”